

風云桃山堡

王 湛



55.7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风云桃山堡

王 湛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公园街四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字数：81千 印张：3.875 插页：2

1989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700册

书号：8157·331 定价：0.27元

序 幕

嘹亮的冲锋号声打破了沉寂。

枪声大作，杀声连天。红军部队朝着怪石嶙峋的山头冲锋前进。陡峭的悬崖上，三个天斧巨刃砍雕般的大字：“娄山关”。

大渡河硝烟弥漫，粗壮的铁索高悬在河面上，水流湍急，浪花飞溅。

一个红军青年指挥员，举着个乳白色的大海螺号，用力吹响，螺号声激越高亢。大队红军战士从铁索桥上飞奔而过……。

白雪皑皑的夹金山。

乌云低垂，狂风呼啸，一股股巨大的旋风，卷起雪花在旋转怒号。

青年指挥员搀扶着战友和暴风雨搏斗。猛然，他举起海螺向行进的队伍奋力吹响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号声中，红军战士振奋精神，迎风冒雪向山顶前进。……

空旷的草地上回荡着螺号声。千万堆通红燃烧着的篝火，在漆黑的夜里构成一幅奇特的壮丽景色。

林木参天，山崖陡峭——天险腊子口。

红军战士紧贴着绝壁悬崖爬行，有力的大手抓着石缝里的小树。

枪声骤起，红旗飘扬，青年指挥员突然出现在山顶！

红军战士和敌人展开肉搏，大刀左劈右砍，敌人从山崖上跌落下去。

螺号声、喊杀声、枪炮声震撼山谷。

深沉有力的画外音：“一九三四年秋，中国工农红军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一路之上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，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来到六盘山下，进入了回族人民聚居的地区……。”

六盘山。

晴空朗阔，秋高气爽。一行南归的大雁引颈啼鸣，掠过峰峦叠翠的山顶向远方飞去……。

群岭起伏，丛山奔涌。绵亘重叠的群山之巅，傲然耸立着一座黑压压绿葱葱的巍巍高峰。薄纱般的白云遮蔽山腰，轻轻浮动。

猛然，从白云深处飘出一面火红的大旗！金黄色的流苏在风中飘飘抖动，旄头的银尖，被太阳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华。旄头指处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”的黑色大字格外醒目。

红旗迎着十月的西风猎猎作响，卷舞翻飞。

雄壮高昂的音乐声中，蓦然推出苍劲有力的片名：

《风 云 桃 山 堡》

浩浩荡荡的红军部队，前不见首，后不见尾，龙腾虎跃

地行进在蜿蜒旋曲的六盘道上，在这雄伟磅礴的背景上，叠印出本片的演职员表。

……疾走的骡马，奔跑的挑夫，欢笑着行进的红军战士和青年指挥员高铁军……。

第 一 章

六盘山上，红军队伍在继续行进……。

韦小坡：“哎，这六盘山的气候真怪，早晚那么冷，这会儿又晒得人往外冒油。”

陈六根：“你们没听连长说吗？宁夏是黄土高原，早穿皮袄午穿纱，抱着火炉吃西瓜嘛！”

战士们哄笑起来。

韦小坡：“我现在根本不想吃什么西瓜！”

“那你想什么？”

韦小坡：“一步跨到陕北，和刘志丹同志胜利会师，打日本救中国！”

阿尔呷：“排长，过了六盘山，离陕北就不远了吧？”

王海生：“对，阿尔呷，同志们！再有两三天，咱们就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。”

连队之后。

师长：“虽然只剩下两三天的路程，可是敌情还是很严重的。后边是鲁大昌、毛炳文的追兵，甘肃的朱绍良，东北军的四个师布置在这一带。现在，宁夏的二马也向六盘山赶来！甘肃、宁夏、陕西三省的敌人集中了三十多万人马，企图凭借六盘山脉和西兰公路，封锁我们北上抗日的道路。”

高铁军：“蒋介石堵截了我们整整一年，有什么用？那些薛岳、刘湘、鲁大昌、毛炳文，还不都是咱们手下的败将？”

师长：“可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还没尝过红军铁拳头的味道呢——。”

指导员：“这次我们一定好好招待招待他。”

师长指向前方说：“你们看，部队就从那里直插陕北！你们尖兵连，要迅速占领太华岭的有利地形，阻止宁夏方面的敌人从北边对我们的攻击，让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！明白了吗？”

高铁军：“明白了！”

师长：“这一带是回民地区，尤其是太华岭下的桃山堡，情况更加复杂。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，特别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，政治上残酷镇压，经济上横征暴敛，目前敌特分子又进行恶意煽动，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。希望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把毛主席和红军的影响，深深印在回族人民心上！”

高铁军、指导员敬礼：“是！”

* * *

叮当！叮当！叮当！

牲口的脖铃声随风传来。

几十匹载重的骡马，沿着羊肠小路转过山岭。

骡马后边，跟着一个二十四、五岁的回族青年。瘦削的脸庞，双眼黑亮，一绺略略卷曲的额发从白色教帽下滑出

来，青年的褴褛衣衫和骡马的富丽鞍装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骡马爬上山梁。青年弯腰从路边拔下几株野菜放进嘴里，带着饥饿的贪婪，大口地咀嚼吞咽着。

骡马走下山涧，青年在泉边蹲下，双手捧起泉水放到唇边，突然身子一晃，栽倒在溪里。

顺着一条弯曲的山路，尖刀连爬上山梁。

突然，韦小坡发现了山涧边的青年：“哎——连长——！”

高铁军招呼队伍停步，带着王海生、韦小坡跑下山来。

三双大手把青年搀扶起来。

韦小坡拽下腰间的搪瓷杯子，舀起泉水送到青年嘴边。

高铁军伸手挡住：“看见了吗？这是个回民。”

在高铁军示意下，王海生解下青年腰间的破布口袋，掏出一个土碗。

泉水灌进青年嘴里……，青年慢慢睁开了眼睛。猛地他眼光落在韦小坡腰间的白色大海螺上，立刻惊惧地坐起身来。

高铁军：“别怕，老乡，我们是红军……。”

青年猛地跳了起来，一个趔趄，身躯摇晃欲倒……高铁军急步上前双手扶住。

青年睁开双眼，推开了高铁军的手。

高铁军掏出挎包里的干粮，抽下皮带上的毛巾包成一个小包，递给青年说：“带着路上吃吧！”

青年眼里闪出惊疑的神色。

高铁军把干粮包塞在青年手上。

青年手捧干粮退后了几步，猛地转过身躯，朝着山路飞奔而去……。

*

*

*

桃山堡。

断壁残垣，一片荒芜景象。从低矮的土窑和小屋组成的街道上，可以远远看见清真寺兽脊飞檐的高大建筑物的侧影。

青年吆着骡马停在一个小院门口，他犹疑了一下，终于推开虚掩着的破门跨进院子。

院子里的寂静使青年感到惊讶，他几步跑到窑前推开了窑门——迎面一铺光土炕，半片破席下露出个黑黑的大窟窿，炕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把旧皮鞘的大刀，一缕蛛丝垂下来，轻轻摇曳。

“妈——！”青年惊慌地喊起来。

院墙外出现了一个回族妇女，她扒在矮墙上问：“是马强吗？”

马强钻出土窑喊了一声：“杨嫂子——！”

“你怎么才回来？”杨嫂着急地埋怨说。

马强：“兰州到这里的每个路口都被中央军封锁了，说是红军要来，根本不让老百姓通过！”

杨嫂：“你？”

马强：“我是从大山里转回来的，总算走到家了。杨嫂！我妈上哪儿啦？”

杨嫂：“兄弟，你误了热依斯给的限期，犯了欺爷欺主

的大罪，前个主玛日，白管家把大婶拉进府里，替你干活赎罪去啦！”

马强呆住。

一个秀眉明眸的少女，拉着杨嫂的衣襟腼腆地说：“你问问他，吃了饭没有？”

杨嫂回过头来：“春花！你真傻！这阵还能顾得上吃饭吗？”她朝马强说：“赶紧进府找管家认个不是，把你妈救回来，啊！”

马强默然走出院门。

突然，田五沿着街道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连声喊道：“马家队伍来啦，马家队伍来啦——！”

杨嫂急忙拉着春花躲进屋去。

* * *

堡外的大道上，突然腾起一股冲天的尘土，尘灰之中隐约可以看见狂奔的战马。

羊群乱叫着四散奔逃。一个中年羊倌急忙吆拢羊群，躲闪不及被战马撞倒。马蹄嗒嗒而过，铁蹄践踏下的绵羊血肉狼藉……。

一个体魄健壮的老猎人，急忙扔下手中的猎物朝受伤者跑去。

* * *

街道的拐角处，老猎人背着受伤的羊倌疾步走来，看见

马强，老人停步。

马强：“海大爷！哎呀！杨哥……怎么啦？”

海保山：“刚叫马家的骑兵踏坏了，我送他回家去。”

马强上前欲扶，被海保山挡住：“还不赶快进府交差？快去！”

* * *

堡子正中，座落着一处古城堡式的建筑，高大的围墙下，一条青色条石铺砌的大路通向府门，路边两行青杨垂柳，黑漆的正门上方，悬挂着一块匾，上有“西乐府”三个金色大字。

府门两侧，战马排列，仆从侍立。

马匪骑兵营长纳进财，带着护兵马弁匆匆走进大门。

家人们大声禀报着：“往里传——纳营长到！”

马强赶着骡马走来。

家丁头目哈麻子大声斥骂说：“贼种！怎么才回来？”

马强：“中央军不让过路……。”

和禾场掌柜白哪噜子：“胡说！什么人敢挡教主爷的马队？”

马强：“哈管家！白掌柜！中央军不是马家队伍，他们不认得教主呀。”

白哪噜子：“混蛋！你误了热依斯爷的大事……！”

马强：“我这不是都运回来了吗？”

哈麻子：“眼下红军快到桃山了，你运回来又有什么用啊……！”

白嘟噜子：“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马强！你自己犯了什么罪吗？”

马强不语。

哈麻子挥手，家丁们如狼似虎地扑上去。

白嘟噜子：“先吊在马棚里，揭他五十个背花。”

马强挣扎：“你们……还讲理不讲理？”

家丁们拉走了马强。

* * *

后院的厨房里，一片忙碌。

马母满头大汗在灶火边忙碌着。

端着茶盘的女仆匆匆进门，惊慌地：“不好啦！马嫂子……马强他……被管家吊在马棚里啦！”

马母手中的筷子掉在地上。

丫环拾起筷子：“刚才教主爷那儿传燕窝汤呢，马婶，快送去啊！”

* * *

厢房里。

纳进财：“郭热依斯的电报，马主席和保安处杨处长已经收到了。”

郭占民：“那怎么才来了你一个营？”

纳进财：“兄弟是骑兵，先行一步来抢占太华岭一带的有利地形，卡住咽喉要道。另外还有三个旅，随后赶来。”

郭占民：“太少了！蒋委员长的命令是叫增派部队火速南下。”

纳进财：“咱马主席的意思是怕红军会突破黄河防线北窜银川、绥远，所以兵力都部署在黄河北岸。”

“只怕这点部队阻挡不住红军越过六盘山啊！”

纳进财：“扯淡！红军从江西走到宁夏，拖也拖得差不多了。听说他们兵力不满五万，还都是些年轻的杂娃，要粮没粮，要枪没枪，六盘山一带有陕、甘的国军部队，再加上我们，还怕红军从这里飞出去？”

郭占民：“不要轻敌！根据江西剿共的经验……。”

纳进财：“还提江西呢！日奶奶的！委员长亲自坐镇，又是德国顾问，啥国顾问，几十万人剿了这么多年，红军是越剿越多，现在搅的我们宁夏也睡不成安稳觉了！说实在的，那些中央军打起仗来，顶不上咱马家队伍！”

郭占民：“连年灾荒，民心动荡，加上民国十八年，这一带发生过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，如果听任红军取道此处直达陕北，纵虎为患暂且不讲，这一带的穷人一旦接触红军，会中毒赤化的。”

纳进财不以为然地：“这是回民地区，就凭着咱回民对汉人那股子仇恨心，那股子舍命不舍教的狠劲，红军就是占领了这里也呆不住！红水水在回民里漫不开，热依斯放心！”

一个家丁进房跪下：“爷有‘口唤’，叫纳营长进拜厅面遇！”

二人走出厢房。纳进财：“马主席的意思是请教主移驾银川，以避红军锋芒，不知道爷……。”

郭占民：“走是要走的，不过，他要去的方可不是银

川……。”

纳进财：“那是？”

郭占民意味深长地说：“……教主要去的地方马长官心中甚明，只是进财兄你蒙在鼓里罢了……。”

纳进财愕然。

郭占民：“其实，只要教主能动身离开此地，且不论他的去向如何，穆民百姓心中无主的情况，对你我的活动都是……啊？哈……”

* * *

拜厅的雕花大门慢慢拉开，白色的拜毡一直铺进厅堂中央。在搭着白色绣花软缎椅袱的紫檀木大椅上，面貌清癯的教主正襟危坐。他头顶房梁上，吊悬着一块署名“蒋中正敬题”的金色大匾，上书“德满人间”。

纳进财随在郭占民身后，穿过仆人的列队，踏着白石台阶，侧身挨进厅门，紧行几步，在教主脚踏前双膝跪下。

教主：“军务在身，不必多礼，起来吧！”

纳进财吻了吻教主的袍角后站起，后退几步，恭谨地坐在仆人搬过的白色绣墩上。

教主：“一年不见，马主席安康吗？”

纳进财取出书信，双手捧过头顶：“现因红军窜来六盘，请爷务必挪动圣体，移驾银川，这是马主席的亲笔信，呈爷过目。”

仆人用托盘接信后，捧给教主。

白嘟噜子进厅跪下：“请爷的‘口唤’，出门的行李怎

么打点？”

教主：“去银川的东西不必多带了。我的行装嘛……按去北平的规矩收拾吧！”

郭、纳四目对视。

白喇嘛子退下。

教主对纳进财说：“我的去意已决，临行之前，各方事务均略有安排，不劳马主席多虑。”稍停，吩咐郭占民说：

“队伍远路而来，告诉下人好生款待啊。”

郭占民行礼，领着纳进财退出大厅。

纳进财：“时间很紧，不能久留，吃了饭我们就开拔。不过这一带地形不利于骑兵运动，你可得给我抓个好向导哇！”

郭占民对哈麻子说：“去，到牲口棚里把马强放下来！叫他当向导带路去打红军。打得好，回来我赦他的罪，放他的母亲回家。要是再误了我的差遣，两桩大罪一并处置。”

哈麻子：“是！”

马母手捧托盘从圆洞门内慢步走出。

纳进财：“这个马强靠得住吧？”

郭占民：“骑马、打枪、拼大刀都有股子不怕死的劲儿，并且长年放马在山上转，闭上眼睛也能把你们带上太华岭，不过，这个小回回不怎么好摆弄。”

纳进财：“有什么不好摆弄的？我们手里有马刀，马强要敢硬抗，老子劈了他！”

步上石阶的马母闻言大惊，慌乱中一脚踏空“哐唧唧！”托盘打翻在台阶上。

声音传进拜厅。

正在疾笔书写的教主停笔问道：“谁呀？这么放肆……。”

仆人慌忙跪下：“后院做饭的马老婆子，惊了爷的驾！”

马教主冷冷地：“她的眼睛干什么去啦？”

郭占民疾步来至拜厅门口，吩咐家丁道：“微倖犯上，立即挖去双眼！”

“啞！”

雪亮的刀，滴着鲜血的刀！

马强极度惊骇的喊声：“啊——妈妈呀！”

鲜血顺着刀尖滴下来，赤膊大汉口咬剃刀，伸手撕裂肥羊的肚腹……。

热气升腾的大锅。

狼吞虎咽大吃大嚼的马匪官兵。

清真寺的椰克楼上。

寺师父丁长四敲着梆子，朝四周喊着：“朵思陀尼穆斯林们——！放‘口唤’喽——，到寺里领‘口唤’来啊——！”

梆子声惊动了全桃山堡。从低矮的土窑小屋里钻出一些衣衫褴褛的男人，他们沿着坎坷弯曲的街道朝清真寺走来。

* * *

杨廷顺家。杨嫂把一碗调和饭递到丈夫手里：“这又是放什么‘口唤’呢？”

锁锁拽着她的衣襟，连声喊叫着：“妈妈——我饿啦——我饿呀！”

杨廷顺满心凄楚地放下了饭碗，长叹一声垂下头去。

* * *

清真寺门口。

哈麻子：“共产党、红军就要来啦！大家好好听穆阿訇朝下传热依斯的‘口唤’啦……”

穆生伏继续念道“……凡我穆民在此大难大变之中，要坚守教规教法：不得开门接待红军！不得与红军搭言说话！不准接济红军一米一饭！不得相信红军之赤色宣传！不得收留红军之伤员、病员！……有违‘口唤’者，均依照教规，严加惩处……”

人们在叽叽喳喳的议论着。

哈麻子：“郭热依斯命令，全堡子老小男女，马上回家收拾东西，一律撤进深山里去。”

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尤素福问道：“啥时候让我们回来呀？”

哈麻子：“等红军走后才准下山！”

田五：“哎呀！这时候叫娃娃、妇人去住山洞，要冻坏